

时光

月光照我行

◇王艳丽(宁夏隆德)

有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悄然而至,不经意,酝酿心间。有几许难以名状的孤独,悄悄爬上心头。曾在内心深处默默许愿,把你遗忘。每次狠下心。却又束手就擒,总是把持不住。唉!原来心如如此的柔软,心仿佛是水做的。

秋天的夜深沉而宁静,鸦雀无声,月光出没云层,忽暗忽明。时而穿梭天幕,时而彻照大地,时而悄悄光临人间。月通人情,知冷暖。悄悄来到人间,慰藉忧伤的人。

我睁着明晃晃的眼睛。月亮偷偷挤进窗户,轻轻地来到床边,静静地守候我。我感觉到月的温柔、慈善,就像儿时祖母端详孙儿的眼神。我缓缓坐稳身子盯着月光,月光洒满屋子,我暗淡的心豁然开朗。

蓝色的天幕星罗棋布,闪闪发光。大地安详,人们酣然大睡,百鸟归巢,忠实的看家小狗依墙而卧。一切幽幽地,静静地。月高挂星空,我奋力追赶。

借着月光,来到公园,园子忽明忽暗的彩灯闪烁,隐隐约约。夜晚的公园竟然如此幽美。草坪绽放蓝光,云杉半个身子亮黄,半个冒绿,修剪的榆树自发地绿波荡漾,一片果树的树冠闪烁着淡红的光,湖面泛着紫光、荷花闪烁着斑斓的花瓣,依偎着荷叶,说着白天的心事。夜间的彩灯把园子装扮得五彩斑斓,光线柔美,让人心生美好。

继续脚步,来到堡子山下,一片茂林,月光下树木站成一些剪影,细长的树影铺满山坡。树与树之间不知有多少人们不知的秘

密。这会儿,它们或许在教化小树怎样学会夜间贮存水分、学会在夜里呼吸、吐纳。树冠揪心的望着月光,树桩沉默在漆黑中,夜间的树木,半黑半明,层次分明,煞是好看。深夜起风,树头舞动着,我打个颤,浑身发凉。

迈开轻快的步子,走出公园,来到街道,街灯明亮,映照道路。白天热闹的街,夜间安静下来。白天宽宽长长的街,夜间再也不那么臃肿、喧闹,而是瘦下身,均匀地呼吸着,舒服地徜徉在月下,微微闭上眼,消除一天的疲劳。白天的它忙得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,摆小摊的、卖水果的、烧烤的,还有热闹的人群;来往的汽笛声、叫卖声、讨价声也闹心。碾压的整条街道喘不过气。街盼着月,月下的它恢复了本真,好自在一晚。

月照西楼,钢筋混凝土的高楼里裸露着熟睡的人。一座座高楼替他们遮挡隐私,还他们自由。月

下的高楼寂静、安详。偶尔传来婴儿啼哭声,接着,灯亮起来。又传出老人断断续续的咳嗽声,一声比一声高。

我趁着月涌入云层,偷偷溜走。可月穿过棉花云,追我,亮亮地照我前行。我绕过高楼,来到渝河道。河水不分昼夜的奔波,夜色下,河水咕咕的呢喃着流淌,一路凯歌;激流中水浪打着转儿,水花四溅,依旧无怨无悔,奔涌不息。一荡芦苇相互拥挤着长在水中,它们感知秋风微寒,秋水微凉,略知秋夜难熬。但今晚的它们依然淡定,坚守使命,依水而立。黑鸭子扑腾着翅膀栖息深水中,更确切地说是紧挨着芦苇丛藏匿自己。

我乘着月色,匆匆回家,心中的思念全然消失。今晚,返璞归真,玲珑剔透。今晚,过的太过奢华,太过安逸。收藏最美夜色,呈给心灵。向前迈步,一切迎刃而解。



《乌兰察布的风景》。张尚宝

草木

一棵花椒树

◇杨润泽(宁夏银川)

自从决定在贺兰山下的院子里定居下来,父亲将他在老宅里的小树连根挖起,托人运到屋前的半亩园子里。父亲移栽来的,是他喜欢的苹果树、梨树、山楂树、杏树,还有一棵花椒树。

树木移栽到了新的院子,先前的几天,我们浇水特别的勤,等它们开始扎根,叶子恢复到翠绿后,便隔三差五的给它们浇一回水。在贺兰山下种植树木,并不像六盘山上那么简单、随意,不能放任自由,得时常给它们充足的水分,保持小树们成长所需的墒情。第一年没有经验。翻过年的开春,先是苹果树干枯掉了,接着是梨树和杏树,山楂树倒是开了花,不过还未结出小果子,叶子就变得枯黄,后来也死掉了。

总结了果树移栽失败的教训,父亲认为我们没有提供给树木所需的水分。父亲从城里的高楼搬到了园子里,开始对花椒树精心照顾。但花椒树可能觉得在这院子里太过于孤单,或是遭遇水土不服,或是仍旧感到故土难离,整天耷拉着脑袋,精神大不如前,像极了失落的少年。

全家人的焦点全聚集在花椒树上。浇完水后,父亲坐在小板凳上,与花椒树对视,像极了一老一少相坐无语。他们这样能坐一整天,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。渐渐地,花椒树长出新的枝芽,父亲喜笑颜开,活脱脱一个吃了糖果的小孩子。若是掉了两片叶子,父亲立即表情变得凝重。

父亲认为从井里抽上来的水像白水煮青菜,没放任何佐料的那种,清汤寡水的一点营养也没有。他让我买了各种营养肥,有颗粒的,有液体的,有生根的,用长叶子的,有助于枝干的……这些营养品似乎一点都不合花椒树的胃口,精神仍不济。我抓了一大把复合肥撒在花椒树下,冲水让它服下。两三天之后,花椒树全然没了精神,又没过几天,微风轻拂,干枯的叶子纷纷掉落。父亲责怪我给花椒树施了过量的肥料,把好端端的花椒树烧死了。虽然花椒树已经枯萎,但我仍旧坚持给它浇水。我对它的存活不再抱有希望,更多的是想将土地下过量的肥料冲得淡些。

后来,在移栽果树失败的地方,我重新种植了果树苗,给它们浇水的时候我仍习惯性地给干枯的花椒树也浇点。当新栽的果树苗换了新叶时,花椒树的根部竟奇迹般的生出了新芽,它们努力地向上伸展着,萌生出新的枝干,枝干上的叶子,如水洗过一般,绿得发亮,园子似乎也变得通亮起来。

父亲的希望再次被燃起,提着小板凳,在园子里除杂草,给果树浇水。父亲说:“在这里种树,不能像老家那样‘只管种植,收获自得’地放任不管,须得精心照顾,这样才能让它生根、发芽,健康成长。”

随感

路过的云朵(外一篇)

◇尤屹峰(宁夏银川)

远方的山头上,一排一排的云朵,像开赴前线的队伍,一列紧跟一列急促地赶路。

云朵或快或慢地前行,似乎能听到嗒嗒的声音,也似乎有激昂的歌声。

或许是走累了,云朵路过家乡的山头停住休息或休整;或许是走渴了,云朵经过我的小村庄

时驻扎下来,有的萦绕着树林,大多罩着小河或笼在水面上。

这路过的云朵,并不是事不关己的过客,他们似乎还有一项做田园调查的任务。有的体察民情,看到田地里的庄稼遭遇干旱,引发悲悯同情心,便给庄稼喷洒潮气。当看到潮气起不到缓解旱情的作用,就组织起来挥汗降雨,甚至将自己

行军带的水洒洒下来。

路过的云朵,每人撑着一把大伞,还会为山川草木遮挡太阳;每人手里又拿着一帕纱巾,为蓝天擦拭尘土。

行军的云朵一边走路,一边为沿路的山野、村庄默默做着好事,留下他们清爽的阴凉、珍贵的甘露、美妙的音乐和丰富多彩的诗意画意。

夕阳红

夕阳落山景象,在不同人生经历的人眼里,生出不同的感受。

李商隐慨叹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;张舜民“回首夕阳红尽处,应是长安”;刘禹锡站在朱雀桥边,哀叹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;寇准看到“萧萧远树疏林外,一半秋山带夕阳”的秋景;杨慎用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感叹历史的更迭;

李觏“人言落日是天涯,望极天涯不见家”抒写对家的思念……

夕阳红是一种时间的色彩。年轮吱吱呀呀走动了一天,临近黄昏,正好转到西天的山头,晚炊烟火一熏染,便带上紫红的光泽,将时间昭示在这红里,指点牧童骑牧牛回家,明示老人携孙儿回家。

夕阳红,是光阴在岁月中镀出的

色彩。岁月催人老,人生转瞬从牙牙学语蹒跚挪步就到苍颜银发的老年,夕阳红预示人生已到最后的辉煌时刻。

夕阳红也是人生用汗水调制出来的一种大美的颜色,蕴含着一种生命昂扬不屈的精神,宣示着一种生命不息的豪迈气概!

夕阳红,正将盈天艳丽的色彩,流向诗与远方!